

回延安

■张秀玲

得知有几天假期，搜了一下从成都出发、动车几个小时能到的旅游城市，延安跳将出来。看了天气预报，延安连续晴天。当机立断，买了车票，预订了旅馆。

旅馆就选在宝塔山附近。安顿好行李后，直奔宝塔山。1935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，宝塔山成为革命圣地的象征。诗人贺敬之重返阔别十余年后的延安，诗情喷薄而出，写下了《回延安》。想不到时隔七十年，我竟与诗人的心境若合一契。当这在香烟壳上、在二元人民币上见过无数次的宝塔山出现在眼前时，我不禁热泪盈眶，脱口吟哦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”。

延安便是范仲淹笔下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的边塞延州，也是他曾驻守的地方，宝塔山留下他的“嘉岭山”隶书摩崖石刻。只是我游完宝塔山景区，始终没有找到；问游客，摇头不知，逮着景点观光车司机打听。原来坐观光车可以看到，而我是步行的。怕我听不明白，司机把我带到一个岔口，在他的热心指引下，终于见到真迹。

名垂青史的杨家岭和枣园，当时是延安的偏远山村，为了躲避敌机轰炸，毛泽东等领导人搬到这里，并带头自己动手开挖窑洞。参观那天，正遇上沙尘暴，黄沙漫天，再看看简陋窑洞，遥想延安十三年的峥嵘岁月，艰苦程度可想而知。但革命领导人克服种种困难，在这里为新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召开了载入史册的党的七大会议。毛泽东椽笔定乾坤，在延安的窑洞里撰写了指导抗战的光辉著作《论持久战》。高中课文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，是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文献之一，也在这里完成。

第二天去延安革命纪念馆，按照参观顺序，认真阅读展厅每段文字、每帧图片，结合第一天的宝塔山、杨家岭、枣园所见，多了一些相互佐证的实地资料，兴趣更盎然。参观结束时，正好看到导游带着小型团队讲解，便装模作样成为其中一员。自己浏览相当于自学，需要老师提点和概括。这位导游犹如一位优秀的历史老师，讲解提纲挈领，言简意赅，让我对延安十三年历史的了解更系统更清晰。

来延安，陕北文化如影随形，所到之



宝塔山

处，熟悉的陕北民歌一直萦绕在耳。《南泥湾》《黄河大合唱》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《解放区的天》等歌曲，景区播放，饭店里播放，司机也唱，游客也唱。在杨家岭参观时，天蓝云白，阳光明媚，在毛泽东旧居门口的休闲椅子上，一位大娘放声唱起了民歌，高亢悠远。我忍不住赞道：“阿姨，你唱得真好，是专业的吗？”她答非所问：“今天看到天这么蓝，就想着唱了。”在“中共中央办公厅”旧址参观时，我被一幕情景吸引。一位中年男子对着墙上悬挂着的《东方红》，给身边一位颤巍巍的老人边讲边唱，调调像刚才那位阿姨唱的。原来老人是其母亲，他为她讲解《东方红》来源，更用方言演唱帮母亲回忆。1942年，陕西农民李有源有感于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，套用陕北民歌曲调，自己填词，形成《移民歌》，广为传唱，后由人改编，1945年被正式命名为《东方红》。如果不是被男子歌声吸引，我自然不知歌曲的来龙去脉。而男子连说带唱的解说，以及那位阿姨的引吭高歌，可见民歌早已融入百姓的举手投足中。

和安塞腰鼓邂逅，是在去宝塔山的那天。广场上几位年轻人排练舞蹈刚结束，看到腰间小鼓，就猜是安塞腰鼓。我只读过相关文字，没见过舞蹈，斗胆问能否让我见识一下，没想到他们爽快答应了，几

位游客也闻风而来。犹如散文家刘成章写的，胳膊、腿、全身，有力地搏击着，急速地搏击着，大起大落地搏击着。后来在北京知青旧居门口，当地百姓也是用慷慨激昂的安塞腰鼓和斗鼓来欢迎游客。

旅馆房间的桌上摆着一套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才知道延安是作家路遥的成长地，便有了节外生枝的延川之行。拼凑的五人小团，路途遥远，大家又不熟悉，气氛比较沉闷，司机主动给我唱起陕北民歌，声音浑厚，歌词通俗易懂。你们唱歌真有天赋哦，我们不约而同赞叹。哈哈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黄土高原，地广人稀，传信靠吼，自然练成了。司机不仅能唱，对红色革命文化也了如指掌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一路上滔滔不绝，帮我复习和补充了昨天纪念馆看到的革命故事，又预习了今天去的梁家河和路遥的相关故事。

回来动车上，一直扪心自问，几乎走遍全国各地，我怎么现在才来延安？现在终于明白，犹如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等你阅遍人间景色，千淘万漉，唯有荡涤灵魂的净地最抚人心。

延安，在课文中读过，历史课学过，歌曲中听过，熟悉得如故园，又恰逢清明节，慎终追远，这次延安之行，岂是初来乍到，就是回了一趟延安呀。

去看飞云江

■林新荣

去看飞云江，最好选一个
说不清年份的下午
云停在渡口上方
像多年前忘记收走的衣裳。水是浊的

芦苇刚抽青
江心的那块礁石还在
被磨得越来越像
一个低头洗手的老人

有人指着对岸说——
那里曾经有过码头
现在只剩水鸟起落的翅影

我没有告诉他
我来，是为了找一句
祖父说过的话。话很轻，人很多
江水却没有留下回声

江水流呀，江水流呀
它不问谁在岸上，谁在水里

去看飞云江，雾是江水
长出的羽毛
它一半咸，一半淡

——岸上的一个人站了很久



飞云江

桃花村的旧影与新颜

■良言

眼下又到了观赏桃花的最佳时节。说起桃花，像我这般年纪的人，脑海里会立刻蹦出“桃花村”三个字。在瑞安，能被称作“桃花村”、甚至连其本名都被人淡忘的地方，便是原潘岱乡的谢厝底村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“桃花村”已小有名气。那时可供游玩的地方不多，印象里只有愚溪水库、仙岩梅雨潭、高楼九潭等几处。“桃花村”离县城不过十里路，自然成了郊游的首选，也成了我们这些在瑞城求学的年轻人心中的诗与远方。

翻开老相册，几张泛黄的照片映入眼帘，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那次难忘的“桃花村”之旅。

1985年，为解决乡镇初中语文教师短缺问题，县政府委托瑞安电大（当时名为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瑞安工作站）开设初中语文师资大专班（汉语言文学专业）。同年9月，来自各乡镇的三十余位高考落榜生进入电大，成为首届脱产学习班学员（简称“中文职业班”）。那时我们二十出头，正青春，除了用功读书，也爱尽情地玩。课余或假期，常结伴游览瑞安各地：愚溪野炊，仙岩寻绿，巾子山探险问道……

那时去往各地的路多是石子路，出行靠双脚、自行车或“三轮卡”，游玩也多是“穷游”，但我们却玩得并不亦乐乎。翻到当年的日记，时间是1987年4月1日下午：“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和丽丽不知从哪里说起，要到桃花村。天气好转了，要走就在下午走……我们是骑自行车的……”

我们从城北出发，一路经过西门、礁石、白象、白莲等地。男同学载着女同学，尽管公路有些颠簸，但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，格外兴奋，一点不觉得辛苦。

我们把自行车停在村口，沿着石头小路步行而上。还未进村，哗啦啦的流水声便先入耳，远处竹林后方隐约可见随风摇曳的粉色小点，让我们愈发兴奋起来。

“桃花村”背靠集云山脉，三面环山，村落依山而建，一条小溪从村前潺潺流过。我们踏着石头路拾级而上，屋前屋后，盛开的桃花将低矮的房屋装点得格外妖娆。

桃花林就在村子对面竹林后的山坡上。当年的日记里写着：“桃花大部分凋谢了，但绿荫覆盖的村庄，人在其中，那个叫舒服、畅快。每家屋前还栽有梨树，刚落花的梨树已长出叶子，嫩绿嫩绿的。我们沿着浓荫的小路向上奔去。”跨过小溪，穿过竹林，眼前豁然开朗：哇，好大一片桃花林！

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徐东海介绍，这片

桃花林面积500多亩，全村桃树种植总面积则有1000多亩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村民在山地陆续种下的。每到桃花盛开时节，村里便热闹非凡，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。《瑞安市地名志》记载：“村多桃花，别名桃花村。”至于历史上是否早就有种植桃花的传统，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与考证。

女同学们一下子笑盈盈地扑进桃花丛中。桃花与笑脸相互辉映，让桃林愈发妩媚动人。她们一会儿站在这儿，一会儿扑向那儿，摆出各种造型与桃花合影，让我来不及按快门。我是个摄影爱好者，每次活动的拍照任务基本都由我承担。那次我带的是日本索尼傻瓜型彩色照相机，是1986年在台湾的外公送我的。那时，非专业摄影的人基本还没有彩色相机，因此我的彩色相机成了“香饽饽”。只要有活动，同学们都会邀我一起去。

看到相册里那几张同学们与桃花合影的彩色照片，桃花村之行的一幕幕便浮现在眼前，仿佛就在昨天。那是几张简单的照片啊，分明是珍贵的青春记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竟已近四十年。

“桃花村”还在吗？桃花还在盛开吗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近日重访了“桃花村”。“桃花村”已不复存在，但路牌仍被保留着，或许是为了留存那份念想。为支持国防建设，谢厝底人自2008年起整体迁移至如今的瑞枫路旁，建起了谢厝底新村。谢厝底人始终眷恋桃花，在新村周边种下桃树，建成了16亩的桃花公园。另有部分村民迁往上望街道，小区取名“桃花锦苑”。虽然桃花不再开在山坡上，却绽放在新农村建设的沃土中，更映在谢厝底人奔赴新生活的笑脸。

诿让故里，桃源潘岱。尽管昔日的“桃花村”已无踪迹，但如今这儿的“桃花公园”“寺前桃源”等，呈现出更为广阔的桃源盛景。不信的话，不妨到潘岱走一走，看一看？



桃花公园 苏立锁摄

儿子十八

■苏康宝

草木齐翠，繁花似锦。这个春天，学校举办的成人仪式隆重而热闹。现场，十八岁的儿子张开双臂，将母亲拥进怀中。我不知道那一刻妻子是否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但站在她身后目睹这一幕，我的眼眶却悄然湿润了。在我看来，儿子这个举动，或许正是埋藏心底已久的那份对母亲的感恩，选择在成人礼上向她表白。

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儿子松开母亲后，竟主动朝我探过身来：“老爸，来吧，我也抱下你，免得你心里不舒服。”他满脸微笑，语句里却饱含着浓浓的“谢意”。方才只顾羡慕妻子的我，就这样措手不及地被十八岁的少年搂进怀里。他轻轻拍拍我的后背，不发一言，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传递过来的心意。

那拥抱不过十几秒，却像一股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。我忽然明白：我的少年终于长大了。

这些年来，我陪伴儿子的时间实在不多。常年在外地谋生，只有周末才能回家。儿子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，都是妻子相伴。她骑着电动车，载着儿子往返家与学校之间，年复一年，风雨无阻。儿子一天天长大，我怕他不理解我，想和他聊聊身为父辈的艰辛，又怕给他增添心理负担。

儿子上高三后，每半个月才回一次家，父子见面的机会更少。在外忙完手头的事，我总不由自主地猜想：儿子此刻在学校里干什么，学习是否认真，饭是否吃

得饱，觉是否睡得踏实……想着他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早读，晚上十点才能休息，心里只能一遍遍为他鼓劲。

时空的距离阻碍了父子间的交流，我有时担心这会否淡化彼此的情感？妻子却告诉我，她每次去学校探望儿子，儿子都不忘问一句：“我爸在干什么？”而我每次与妻子通电话，也总会忍不住问：“他还好吗？他说了什么？有提起我吗？”妻子哈哈大笑：“你们父子也真怪，见面的时候针尖对麦芒，不见面的时候又相互牵挂。”或许，这就是父与子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吧。

妻子说得没错，不见面时彼此思念，见了面却是“谢意”无尽。节假日，难得父子相伴，我总爱瞅准时机督促他：“学习很苦，但你不能怕，要懂得‘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’。”

儿子瞥我一眼，怏道：“得了，我都这么大了，用不着灌心灵鸡汤，该怎么我心里有数。”

一计不成，我便换种方式。一次和儿子比身高时，他发现我的肩膀微斜，询问缘由。我趁机告诉他，在他这般年纪时，曾在红砖厂打工，百余斤重的砖坯压在肩上，在制砖机与晒场之间奔波五六十次，被重压迫坏了。所以，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吃苦学习的苦，不然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。

儿子听后不屑一顾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又开始忆苦思甜了。”

每个周日，妻子都会去学校送些零食。只要在家，无论多忙，我都尽量跟去，只想多看他一眼，聊上几句，缓解一下他繁重的学习压力。每次见面，儿子总带着几分调侃：“你怎么有空来？不是很忙吗？”我便直白地告诉他：“没办法，因为爱你，所以要来看看你。”儿子听罢没说什么，眉宇间却藏着一份不易察觉的喜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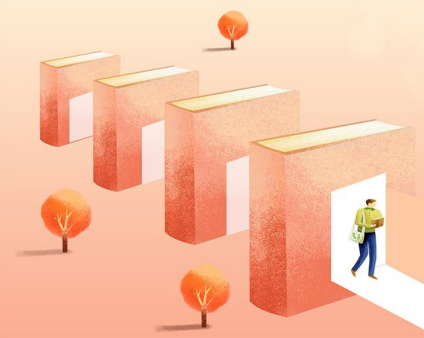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妻子告诉我，若某次我有事没去，儿子会悄悄问：“我爸呢？去哪里了？怎么没看见他？”原来儿子嘴上不说，心里其实也在记挂着我，原来，孩子和大人一样，都盼望着被关注、被牵挂、被呵护。

曾经读过一篇文章，讲述孩子与父母共处的时光：从幼时的朝夕相处，到上学后的每周一见，再到长大后的一年几见，其中有别离、有思念，更有割舍不下的牵挂、守望和期盼。唯有珍惜，才是唯一的答案。

儿子的成人礼上，那个突如其来的拥抱，让我真切地明白，我的少年长大了——因为他懂得了顾及父母的情绪。原来，过往时光中那些“谢意”无限的言语里，蕴藏着的正是他不善言说的温柔与心意。只是我不曾意识到而已。

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儿子迎来了他的18岁，也将迎来人生的第一场大考——高考。愿我的少年笃定自信，勤奋拼搏，取得佳绩；往后的路上，愿他心怀温暖，步履坚定，无畏艰难，向善做人，向光而行，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！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
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安市委 宣传部
瑞安市委 融媒体中心 宣
瑞安市委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